

余颖:着迷于“每一个”的成长

■本报记者 王丽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南通师范学校第二附属小学——说起这两所学校,全省乃至全国基础教育界没有人不仰慕:那是斯霞老师和李吉林老师工作过的地方啊!是的,两所学校分别诞生了“童心母爱”教育思想和情境教育。在这里,两位儿童教育家心许儿童,从教一生。

今年暑假刚刚履新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校长的余颖无疑十分幸运。她在前两个教育时空,先后与两位名师大家相逢,深得传智慧和品格滋养——南通师范学校毕业后,在通师二附执教8年,面获李吉林老师亲炙;调到南师大附小后,与斯霞老师共处一园,耳濡目染“斯奶奶”品行风范。

秋日午后,记者来到北小,一头短发、身着白色西装的余颖迎上来。外表爽朗干练,言语却和顺温婉。她回味名师大家的如风温煦,如水润泽,讲述自己的教育行思。33年来,余颖以“为儿童研究儿童”和“童心母爱”为底色,传承“爱的教育”,深耕“爱的课堂”,不断探索以生命成长为基点的教育本质,生发、阐释并践行对儿童、对教育爱的理解,丰厚了其中内涵。

童心和爱, 润染了教育底色

和大多数年轻教师一样,余颖经历了青涩的开始。1989年中师毕业,她回到母校通师二附,熟悉的环境却让这位新手教师只想当逃兵——课上不下去,只能备5分钟。面对个头差不多的学生,17岁的她还常脸红。

天生不服输的个性,敦促她暗自激励:坚持!她从老教师那里“现买现卖”,又钻进书堆,渐渐有了一些为师的自信。

入职第二年,通师二附率先成立青年教师发展中心,为每个年轻人安排了一位师傅。李吉林老师担任总导师,常常召集大家谈心,布置任务。在李老师的带领下,余颖和教师们被逼着不断向前,为一个项目或比赛经常切磋到凌晨一两点。

余颖慢慢站稳了讲台,她还发现,参加学科赛课、班会比赛、广播操比赛、运动会等校级赛事,极大锻炼了自己的综合能力。从中,她积淀出后来担任学校管理者的最初体悟:要多给年轻教师奋斗切入点和主题任务。

1997年,余颖工作调动来到南师大附小,与年逾八旬的斯霞老师同在一个园子。“斯奶奶”每天的日常,就是听老师们的课。她穿着朴素,常站在班级后面窗户那儿,不惊动任何一个人,默默地

听,默默地看。

1999年,余颖获得全国第四届小学数学优质课观摩评比一等奖。十年磨一剑,她却陷入新的迷茫:有初为人母的牵挂,还有重返课堂的生疏,更有面对新课改的转型困惑。

在反思中余颖发现,一个词伴随自己的教育历程,那就是“儿童立场”。李吉林老师坚持“为儿童研究儿童”,斯霞老师一生践行“接近儿童、观察儿童、关心儿童”。

有什么样的儿童观,就有怎样的教育观。余颖开始将目光真正投注在课堂里活泼泼的生命个体上,并尝试一条切己之路——透视课堂话语,走进孩子们心灵。

她申请带一个大循环班级,每天用录音、用纸笔记录课堂教学,课后一遍遍回听。寻找对话策略,探索建立对话场域的路径;引导学生学会倾听和说话,学会用数学语言表达,学会利用宝贵的错误资源。

大“余”前导,小鱼从游。为师者的强势锋芒渐渐消失了,孩子们迷上了数学。

回听坚持了10余年。其间,余颖花9年时间为6年课堂教与学写了一本书《走向对话——大鱼老师和48条小鱼的数学课堂故事》。轻磕一脚入正门,多挖一锹真金现,懒惰老师惊喜多……数十个生动案例,展现了儿童眼中的数学世界,以及余颖如何一步步走入儿童的世界。

实践要“一直向前”,而思考既要“向前走”,还要“回头看”。在日积月累的写作和阅读中,余颖梳理和确立了自己的儿童观和教学观,同时,展开对“爱的教育”当下意蕴的阐释和践行。

余颖和南师大附小老师们一起,用儿童视界反观教育教学,在学生学习意识的形成、学习方法的选择、学习进程的评估调控等方面开展研究。同时,将“童心母爱”中的儿童观拓展为“把儿童当作儿童、以儿童的力量生长儿童、为了一切儿童”,用儿童的方式引导儿童的学习,以课程为媒介,以课堂为生命场,提升学生综合素养,走向课程创生。

为了儿童的当下, 为了儿童的未来

南师大附小校园里有一块石碑,上面有一个大大的鲜红的“爱”字,这是斯霞老师的手笔。“爱”,不仅刻在石碑,更深深镌刻进一代代师生心田。

建校阶段,时任校长李瑞清提出“视教育若生命,学校若家庭,学生若子弟”观点,成为学校“爱的教育”思想萌芽。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斯霞老师为代表的教育者,提炼形成中国基础教育宝贵财富“童心母爱”教育思想。沐浴“霞光”,陈树民、王先炯、闫勤数任校长和千百位教师,着力构建以“童心母爱”教育思想为支撑和引领的“爱的课堂”,并将基本理念和核心主张概括为“源于童心,行于爱心,臻于生长”。

2015年,余颖担任校长,也担负起学校在新时代落实“童心母爱”育人追求的职责。在梳理校史和一遍遍重读斯霞后,余颖认为,“童心母爱”是既“向上”,同时兼具“实践性”的教育学。研究并实践“爱的课堂”,是对斯霞教育思想最好的继承与发展。

一方面,赓续南师大附小“实验”和“研究”的办学基因,另一方面,基于小研究、小伙伴和小游戏“三小”教学改革形塑的良好生态,余颖开启“着迷于成长的学校行动”,以“召唤生长”为特质深化“爱的课堂”,研究三级课程实施效度,考查真实学情,引领教学品质和课程内容变革与提升。

评价即导向。余颖和老师们从“尊重、赏识、支持”三方面,设定关注过程与增值的20条标准,还有一系列指向过程和行为的指标,让评价成为“与自己比”“每天进步一点点”的温和引导,给孩子们营造“免于恐惧、安全感满满”的学习环境。

2018年,南师大附小低年级全面放弃纸笔测试,以“乐评嘉年华”为名,系统构建“为了儿童的当下和未来”评价体系:以各学科课程年段目标为标准,打破学科壁垒,创设主题活动,让学生们在表演、朗诵、操作、游戏中体验“玩中考、乐中评”。

南师大附小铁北新城分校校长袁媛曾是这项改革的牵头人。在她看来,“乐评嘉年华”是以评价主题驱动学生持续学习,并提升能力素养的“动力泵”。“它弥补了纸笔测验的局限性,老师们也渐渐从中描绘出学生终身学习应有的必备品质和关键能力。”

课程是学校教育的核心,“爱的教育”要通过课程自然而然地传递和表达。余颖坚守“爱”和“儿童”两个核心词,与老师们一起规划、推进与实施戏剧课程、活动课程、访学营等综合性课程,为孩子们创造富有意义和童趣的校园生活。比如,在游戏课程开发中,余颖认为,“玩”是小学年龄段孩子的天性,游戏出现身影最少的恰恰是数学学科。于是,学校将课程与儿童生活经验融通,打造特色校本课程“数学小游戏”,孩子们在感知、体验、巩固三大类几十个游戏课堂中,感受数与数之间的关系,发展空间想象能力。

“我们一直有这样的观点,就是小学阶段要培养孩子终身学习的兴趣和能力。”余颖说,当一个孩子对一件事情欲罢不能、孜孜不倦地反复琢磨时,你就不用担心他的学习了。

以启迪思维、激发兴趣、培养自主学习力为育人指向,南师大附小小学子不仅在历次省级和城市学业水平监测中名列前茅,在体艺科信等国内



外赛事中成绩突出,而且有温度,有素养,有后劲,还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被誉为独特的“附小现象”。

相互成就, 教师成为“卓越的每一个”

“每一个教师的教育史汇集成学校教育史。”余颖说。这是她自我成长与发展历程的感性回望,也是她作为“童心母爱”教育思想阐释者生发的主体意识,更是她作为一所学校领头人“努力把教师的成长当做最高荣誉”的主动实践。以“斯”为帜,余颖提出“卓越每一个”,将“促进每一个的成长”确立为学校管理的组织、机制及行动核心。

在余颖看来,学校管理需要“向上维度”,聚焦全体教师精神层次提升,如举办“斯霞年度人物”评选,引领大家像斯霞那样为一辈子当小学教师而自豪。落实到课程教学中,横向上聚焦跨学科异质团队组建,寻求团队差异性资源的最大化运用;纵向上聚焦同学科、同职龄、同角色团队,抱团共进。

多维团队的组建,使得每位教师在纵横“格点”上至少是两个团队的成员,同质组员彼此观照,异质组员共溯深潭。

余颖将教师发展策略表述为“每一个‘你’都很重要”。这个“你”,既是团队独特的每一个,也是催生合作的挑战性任务,还是促进成长的关键性问题。基于职龄设置“教师成长班”,就是推进关键阶段的关键人群持续发展的创新之措。

2016年,潘越从南京晓庄学院毕业,随即与南师大附小30多名同职龄“小萌新”进入“附小未来2班”,打磨一个教师的样子。3年后她迈进“附小未来1班”,不断改进课堂教学,获得省基础教育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一等奖并获评“区青优”。又一个3年,她跨进“卓越班”,开始提升课题研究的力。她说,在“接力”帮助职初教师中,仿佛看到另一个成长的自己。

“循”和“变”,是所有名校必须回应的课题。余颖的回答,紧扣“成长”。

2014年,南师大附小与珠江路小学合并。校区扩大了,文化如何相融,师资如何善用?余颖变革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每个级部设1名级部主任,相邻两个年级则为“段”,配置1名段长。级部主任是“小学校长”,段长就是“中学校长”,全方位负责相应年级的学生管理、课堂教学、教育科研。

放还责权利,激发出百年名校的组织力量,促进了各个层面责任人角色重建。潘越、潘喆、张月、孔琦、黄佳莉等10多位教师迅速成长为骨干,谢丽等50岁以上的“老”教师晋级晋升,步履不停。

名家大师的精神浸润,扎实渐进的实验建构,解放“群脑”的管理优化,南师大附小教师焕发出蓬勃生长力:研究省教育科学规划精品课题,展示跨学科综合与实践课堂教学,举办音乐会、足球嘉年华,在“小人国微电影”“天赐神虫”活动中实现STEAM项目迭代。近10年来,该校教师团队获得3次国家级奖项、8次省教科研教学成果奖,出版专著10余部。

“教师的成长与儿童的成长相互成就。”余颖说,教师是生长型职业,教师发展本质是生命的成长。

余颖正师从南京大学吕林海教授攻读教育博士学位。2012年赴香港担任教学指导教师,2013—2014年到玄武区教育局挂职,这两个经历使她体认到,要有“大教育”视野。即知天命,余颖已超越学历功利价值,关注的是“打开校门”办教育,将现代组织治理精髓迁移至基础教育。

“重返校园”,既是余颖自我成长的新篇章,也是她秉持“达人”使命的另一次出发吧。

记者:您如何理解“童心母爱”教育思想的内涵,以及它在当代的意义和价值?

余颖:“童心母爱”教育思想是中国教育实践的智慧结晶。在我看来,它有3个维度。第一,“童心母爱”发现并找到了儿童,建构了,在“童心”和“母爱”观照下的师生关系。第二,“童心母爱”是教师应当具有的专业品质,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基石。第三,“童心母爱”是儿童成长中最可依助的教育资源。

在以往的儿童研究中,存在“书斋中的研究”“实验室里的研究”等问题。我认为,“童心母爱”始终基于教育实践,坚持在教育真实情境中关注儿童、研究儿童、教育儿童,这更是对儿童研究和教育国际走向的一种补充。我们成立了斯霞教育思想研究所,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丰富相关理论。我相信,“童心母爱”必定会成为中国教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记者:为什么您以“评价”为抓手,推动儿童能力与素养的持续发展?

余颖:20世纪50年代,斯霞老师用5年时间带领学生学完6年课程之后,江苏省教育厅联合南京师范大学和区域教研部门对实验班学生做语文能力测评。结果显示,学生语文能力素养发展势头良好,有些项目的成绩超过了六年级学生。

这件事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促使我思考“评价究竟是为了什么”。指向甄选,必然要分出三六九等;指向激扬,必然关注过程及品质;指向全面,必然多维而丰满;指向生长,必然关注能力及素养。教育是后天的引导与改善,对教育质量的评价应聚焦学生的增量成就,而不只是关注学科成绩的高低。支持儿童一生发展的核心力量是其自身能力与素养,因此,必须以此为旨归改进完善学校的课程与评价体系。基于此,我们试图构建既匹配自身育人理念,又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评价体系。通过评价,了解儿童能力结构,把脉儿童学科素养,助力儿童综合素养持续发展。

记者:今年您接任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校长,到这所以课程改革为鲜明特色的名校,您有什么办学设想?

余颖:对这所同样有着悠久办学历史、处于全省基础教育改革前列的学校,我抱持的是尊重和谦逊。暑假期间,我找了许多老师聊天,了解学校文化。在秋季开学全体教师会上,我阐述了三个办学定位,一是“于这所学校生长”,二是“以不变的理念来发展学校”,三是“每一个‘你’”都很重要。我的思路是,在团队共进中成己达人。我和老师们交流时表示,我不做文化植入者,将努力和大家一起,弘扬“心心相印,情智共生”的办学理念,共创“求真”之美好。

Z 另眼看她

余颖的育人哲学

■成尚荣

余颖,是一个能接受挑战,并将挑战转化为发展动力与资源的人。她始终坚持着独立的人格。我甚至认为,余颖的成长是“挑战性成长”。

余颖,又是一个虚心倾听意见又有自己见解的人,从不人云亦云。她始终坚持着思想的自由。我认为,余颖是一个思想者、实践家。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教育人生的前两个时空,她给自己打下了两种底色:斯霞的“童心母爱”和李吉林的“为儿童研究儿童”。她将两种底色积淀并演绎为教育精神与品格:实验、研究、改革。

而这一切,又不是只为了自己,她着迷于“每一个”教师的成长。她坚定了学校管理的信念——“每一个教师的教育史汇集成学校教育史”。所以,学校管理的定位是:教师于“这所”学校的成长。余颖,从管理走向了领导,走向了育人的学校教育哲学。

余颖,是一个有思想深度和实践厚度的校长。

(作者为国家督学、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原所长)